制图 宋宝颖

00后的科幻小说

编者的话

青年，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，仿佛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幻。作为“移动互联网一代”的00后，一出生就被现代科技包围，从小就有着更广阔的科学、文化信息获取方式，他们笔下的科幻小说，是什么样的呢？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遗忘岛

周天行 (20岁)
英国华威大学学生

遗忘岛已经被人们遗忘了。

当年，我载着一批批旅者穿过瀑布进入遗忘水界，一边听他们讲述自己希望遗忘的苦难，一边用轻巧而陈旧的木桨随意地划着，就像修长的拨指懒懒地拨过时光的琴弦。它或许会有回响，正如水面漾起涟漪，但也终会消散，好似一切注定被遗忘。

我就快遗忘了遗忘岛是做什么的了。

小船穿过在阳光下闪着晶莹色泽的水帘，一阵瀑布将大陆带来的尘埃冲刷得一干二净。很多很多年前，我载着第一批旅者来到遗忘岛。在小船木板发出的不甘寂寞的“吱吱呀呀”声中，艾加利结识了祖玛亚。

我一向敬佩这些遗忘者。他们虽无法面对过去的伤痛，却有勇气重启自己的人生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“我被我的丈夫抛弃了。”艾加利首先讲出自己的故事。“他跟一个美丽的女子走了，这使我无法将自己悲惨的人生坚持下去。我宁愿隐居于偏僻小岛，将一切遗忘。”

木桨有一下没一下地划着，沉默的祖玛亚也开了口，深邃的蓝墨色眼珠里忧郁与温柔快要溢出来。“最使我痛苦的是曾对爱人犯下的错。我发誓，她是这世上最爱我的人，我们养育了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可我却一时糊涂……”

靠岸时，我将麻绳像牧马人挥舞套马绳那般一甩。一圈，两圈，岸边的矮木墩上已紧紧缠着那将我双手磨出茧子的绳儿。

我拉紧绳子让他俩上岸，当艾加利的后脚跟落地时，他们早已遗忘了方才絮叨的烦心事。

这大概是遗忘岛的神奇功效吧！痛苦的人登上岛屿，便忘却了前半生所有记忆。所以即使遗忘岛一度火遍大陆，却使多数人望而生畏。不过总有人愿意开启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我还摆渡过许许多多的艾加利和祖玛亚。当然也有例外，例如大陆的女首富关关，极度厌倦银行卡里的天文数字，来此隐退；还有一位傻乎乎的拉多多，因从屋顶失足落下摔断了左腿而痛苦万分，打算从头再来。

你可能奇怪，我是一个怎样的存在。哦，我长居于遗忘岛，可我对一切都记忆清晰，因为我并不拥有痛苦的过去。平日里我为单程旅者摆渡，其余时间则在海边的矮木墩旁给岛上的人们开‘故事会’，他们喜欢叫我‘预言家’，因为我讲的故事总会灵验。

“暖暖的日光温柔地拂过女孩微微泛红的面颊，清凉的海浪亲吻男孩的足尖，安抚着燥热的内心。一层层海水将小船送至岸边，敲击矮木墩发出‘咚咚’的伴奏，溅起泛着泡沫的小水花，透过阳光折射成一座彩虹桥架在男孩女孩之前，他们在此相爱……”

说到此时，艾加利眯起双眼，让自己长而卷翘的睫毛凑近祖玛亚高挺透红的鼻尖。是的，他们恋爱了，此时靠在祖玛亚怀里的艾加利已经有了身孕，小腹处微微隆起，衬着圆润的脸庞，线条格外和谐。

“孩子降世之后呢？预言家，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？”人群里一位仰面躺在沙滩上沐浴阳光的姑娘问道。

“是个女孩，她的父母与岛上的人将她视若珍宝，那可是这片土地上迎来的第一个可爱的小生命，她给所有人带来欢乐……”

“永远这么幸福？”那姑娘又问，将双手别在后脑勺，翘起二郎腿不羁地晃动。

“哦，不，孩子5岁时，一个美丽的女子介入了他们的生活，孩子的父亲彻底地迷恋上了她，甚至不惜为她抛妻弃女。”

“有多美？”

“如同五月的花儿一般，娇羞动人——”话未说完，我背后一凛，身子向后倾——矮木墩松动了。

“木墩被海水侵蚀松动了。预言家，我可以免费为您提供一个新的木墩。”关关说。她现在正做着倒卖木材的生意，手头阔绰。

“不好啦！预言家，拉多多又爬到屋顶上去了！”

拉多多总爱爬到屋顶上去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天他神秘地说：“爬得高一点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。”人们只当是疯话。

“什么外面的世界，那只在预言家的故事里存在……”

“别想些乱七八糟的了……”

“我发誓，根本没有外面的世界……”挽着艾加利的祖玛亚也这么说。

遗忘岛的生活大致如此，拴小船的矮木墩换了新的，艾加利顺利诞下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；关关的木材生意越发红火，后来又开了餐馆……我的“故事会”每天照常举行，而从船上听闻的故事也总会在某一个人身上再次发生——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预言家。有时我带回一两位新成员，每到这时，拉多多就会爬上屋顶，与地上劝说的人们僵持着不愿下来。

遗忘了过去，每个人都变成一张白纸，却又与过去的自己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，仿佛是烙印在命脉中的前世今生的证据。

看似漫长的和谐背后，我所讲述的不幸故事一再发生，人们开始对生活丧失耐心。而我庆幸的是，没人因为我的“诅咒”而给予我唾骂，反而将我供为“预言之神”。

遗忘岛渐渐被大陆人遗忘了，需要摆渡的人越来越少，更多时候小木船被拴在被海水浸蚀得松动的矮木墩上，海风一吹，木板不甘寂寞地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响。

关关的餐馆旁人群聚集起来，赶去一看，拉多多又爬到了屋顶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看热闹的人渐渐少了，只稀疏几个，更无人好言相劝。岛上的人都知道，有个叫拉多多的瘸腿小傻子总期待着根本不存在的外面的世界。

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后，会拖着身边的孩子惶恐地跪下，嘴里念着“预言之神”，小孩也学着念“预言之神”。艾加利与祖玛亚的孩子已五岁大小了，她也喊着“预言之神”。

关关的餐馆在岛内连锁起来，她又开了一所孩子们的学堂。关关告诉我，她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还要做什么，她甚至想从头再来。

“预言之神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您故事里那个可怜的女首富。”

今日启程，我要去摆渡最后一位单程旅者。送行时，没有人再把拉多多爬上屋顶的事告诉我。

穿越瀑布后，空气中开始弥漫起尘埃，离大陆愈近，眼前愈模糊，待接到美智子小姐时，已是一片混沌。这些日子里，大陆也很有改变。我不知道大陆如何看待遗忘岛，是否也和我们看待大陆一样。

美智子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，一颦一笑里显尽撩人魅力，却难掩明媚双眸中的失魂落魄。

“遗忘岛……是个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儿，拥有不老的时间，可以忘却前半生的一切烦恼。”我瞥了一眼稍显局促的美智子，“至少从前我都这么说。”

木桨在水面上优哉游哉地划，不再在乎方向，更不在乎时间，因为我们总会到达。也许所谓不老的时间，只是不会刻意做任何规划，或对未来给予任何的期待。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编写自己的命运，我们将自己圈在一个孤岛上，不允许自己眺望远方。

“因为我的自私，使自己最爱的人妻离子散，我没有一刻可以停止自责……”进入遗忘水界后，美智子终于说出自己的故事。

当然，后脚跟踏上遗忘岛时，忧伤美丽的女子已忘记她曾为何惊心垂泪。

“天呐，那真是个美丽的女子！”靠岸时挤在木墩旁的人群中眼尖的先喊道。

“我发誓，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，如同五月的花儿一般。”牵着刚放学的女儿，祖玛亚惊叹道。人群中，看不见艾加利的影子。

……

常听大陆人说，时间是一剂良药，可以使人遗忘一切痛苦，治愈满身创痕；可他们又同时奢望着不老的时间，不死的生命，永恒的爱情。

“大陆是哪儿？”总有人问。

“那是时间开始的地方，也是罪恶与痛苦的根源。”“预言之神”总爱这么回答。

将麻绳解下时，因腐烂而渐渐扭曲变形的矮木墩彻底脱离了脚下的那方土地，在海面上打了个转，海浪将它送至远方。即使在遗忘水界，也并非风平浪静。

当遗忘岛在视线中变小时，我看见拉多多用爬行的姿势看向我——他的右腿摔断了。

木桨搅起泛着白色泡沫的浪花将矮木墩打入海水中，可它还是浮上了水面。

小船穿越阳光下闪着晶莹色泽的水帘，一阵瀑布将岛上带来的尘埃冲刷得一干二净。矮木墩已不知去向，它选择停留在哪里，我全然不知。

离开遗忘水界，我就快遗忘了遗忘岛是做什么的了，甚至遗忘了遗忘岛。

我是个寻找时间的人，我从远方来，到大陆去。

最和平的战线

陈凯誉 (20岁)
华中农业大学学生

“……我们秉持和平至上原则，欢迎各文明到访仙女座品尝高端美食……”蓝不耐烦地关闭了紫手里的随身通讯器，将飞梭停泊在‘星河’号星环的一隅。

“欢迎来到七号餐厅！二位里面请。”服务生站在停泊点外，规规矩矩鞠了一躬，引着蓝紫二人向舱内餐厅走去。

“有鬼葵汁吗？饭后甜点我想吃阿帕卷！”尚未踏入餐厅，紫那兴奋的话语先急急切切传了过来。

“餐厅简朴本真，小姐口腹之欲恕难满足。”服务生取出两页纸张，报以温和笑容，“这是菜单，二位一会儿直接找我点单就好。”

抬眼望去，餐厅内古朴的布置一览无遗。地球21世纪风格的方形桌椅，高悬头顶的吊灯，以及那‘谢绝自带仙女座食品’的标语，无不彰显着这家餐厅与星际时代的格格不入。虽说如此，却也有诸多食客到访。

“这都什么呀……怎么流行食材一样都没有？”紫黛眉微蹙，言语间甚是不满，“你第一次特地跑到学校来接我，结果就为了带我吃这些？”这么土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紫在心中暗自腹诽。

蓝单手扶额，另一只手数起了紫最爱的几样餐品：“阿帕卷，布洛斯蛋，天天都想喝的鬼葵汁，还有什么一碗百味的仙女座大杂烩……别说地球了，整个太阳系都没有一样。”他拿起另一张菜单，“明明是地球人，为何却对仙女座饮食趋之若鹜？”

“这有啥，”紫抬手扬起额前的刘海，言语间流露出一丝小骄傲，“作为一名纯正吃货，自然要吃遍宇宙！况且和味觉设计师发布的食物比起来，地球上的食材简直普通到毫无亮点。”要知道，每天在独立宿舍品尝美食可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之一。紫在心中暗道。

“是那个什么味觉老师教你的吧？”蓝挑了挑眉，“仙女座文明的确在‘吃’上神乎其技，地球食材肯定入不了眼。”

“就是嘛，我都决定了，毕业后和大家一样，就留在仙女座发展咯。”回地球吃那些毫无新意的东西？算了吧。在这件事上，紫早在心中下定了决心。

“嗯？”蓝听到这里，皱起了眉，欲言又止。

紫浏览着通讯器上的新闻，并未注意到哥哥的脸色变化：“仙女座那么多文明，和谐相处，工作不愁，吃得开心，多好。话说，咱来的是餐厅，能不能请大少爷先点单呢？”

“好。”蓝轻叹一声，抬手招来服务生，在菜单上娴熟地指指点点。

“请二位稍等片刻，菜品一会儿上齐。”服务生送上两杯柠檬水，面带微笑离开餐桌，将这方空间还给蓝紫二人。

新闻里事无巨细地向二人展示着仙女座如今的繁荣与昌盛，多样的对外贸易，丰厚的经济利润，还有各种令人垂涎的美食餐饮。通讯器发出清脆的滴滴声，好似是一个希冀得到表扬的孩子。紫饶有兴致地翻找着新款美食发布会的词条，却被蓝抬手打断。

“不是说仙女座不好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在那里除却仙女座本身的文明特色外，又还能见到多少外来的文明特征呢？”蓝端起杯子抿上一口，“根本没有。”

他拉开窗板，隔着一层玻璃，外面便是浩瀚的仙女座星空。“我当初不该让你参加仙女座文明学习交流，毕竟现在的情况用20世纪的话来描述就是，”他瞳孔中倒映着点点星辉，嘴中喃喃，“星战，早已开始。”

“别乱吓唬人，”紫紧了紧领口，“哥你这样有点吓人。”

“你以为星际战争会是什么？无数宇宙飞船互相开火吗？像以前的科幻电影那样？”蓝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“那只是幼稚童话罢了！战争为了什么？争夺资源、权力，给对方带来毁灭。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，都可以说是战争！以此为前提，连和平都可以作为战争的武器！”

“哥，你难道会是想说……”

“仙女座的所作所为，有哪一点不符合？他们获得了其他文明带来的一切，同时抹消了外来文明的自身特点，把他们挨个吞并！”蓝突然双手撑桌附身向前，把紫吓得一惊。

蓝乍起的情绪激动使得餐厅内突然间落针可闻。周围的食客有人抬头望来，却也只是好奇一瞥，就好似早已习惯这种情景，甚至还有人向蓝点头示意。

“这位小姐应该注意到了吧？七号餐厅的来客，都是人类哦。”不知何时，服务生端着菜品已站在了桌旁。他笑眯眯地放下餐盘，是一道猪肉炖白菜。“我们开张的时间越久，来这里的常客越多，就说明七号餐厅越成功哦。”他用菜单指了指窗外，“我们老板说过，只要窗外的星河明天还在，明天就还要继续开张。”

紫看着服务生离开的背影，十分疑惑：“针对特定群体开放的餐馆又不是只有这一家，他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话就是说给你听的。紫，这里只有地球菜品是有原因的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。”蓝从桌下取出两副碗筷，“你应该明白，因为星际法的特殊原因，地球已经不是想回就能回去的家了。而且因为文明实力的绝对差距，我们不能，也无法对仙女座进行武力交涉，所以部分人类就选择了这种方式以守为进。既然它们妄想用食物逐步吞并我们，那我们也以此来反击。只要能记住自己的根，不迷失于口腹之欲以及虚伪的和平之中，我们就成功了。”

紫抬头环顾四周，纳入眼底的是各色饭菜的热气腾腾，耳中则传来各桌的欢声笑语。再度回忆起自己在交流学校的伙食，一个人孤零零地沉浸在味蕾的欢欣之中，却再未感受过地球上的温和与包容感。

和那空虚肤浅的快乐不同，这一瞬间，紫仿佛又回到了地球上的家，变回了那个从未踏足太空的地球女孩。望着窗外的星河，似失而复得般，冥冥有一根手指拨动了她心底的弦，一滴清泪自眼角悄然滑落。

“它们是想通过美食与和平的方式麻痹人类的神经，然后再悄悄把我们同化，对吗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记忆是我们唯一的，也是最坚固的防线。”

米饭上桌的时候，窗外的星光恰好撒于其上，晶莹的米粒更是泛起了点点光辉。这来自地球沃土的朴实食粮，此刻却意义非凡。

“这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故事。它们都是人类历史的伟大积淀，都凝结有无数先辈的血汗，哪怕只是区区一碗米饭。”服务生合上菜单，微微一笑。

“二位慢用。”

食与星河共存，识予自我本真。这里是七号餐厅，旅经食道的，不仅仅是平凡的食物，更是不屈的记忆。

这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战线。

最后的时代

安妮 (20岁)
郑州大学学生

壹 楔子

老师说，那是个极其自由的时代，活跃、躁动，人们的思维就像意识流小说，从墙上的斑点到战争中的硝烟；也是个极其混乱的时代，每个人的脸都闪动着兴奋和激动的光芒，偶尔显露出迷惘无知的神色，也会迅速地消失。

泡沫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，到处是虚荣的脸。膨胀而濒死的一切，就像逐渐饱满的气球，最充盈的时刻意味着下一秒就是死亡。人们那么狂妄，仿佛只要愿意，河流能跃上山顶，山川可以倒挂入海；他们又那么胆怯，不敢思考自己，甚至不敢回顾过去。

文化站在高塔之上，一次次向下轻飘。后浪潮运动衰落之后，没有人写那些苦痛的文字了。这个时代没有皮格马利翁。人们不再愤怒了，很少有人充满怒气。极其偶尔的时刻，一些声音说，自己感到焦虑不安，但很快就都消弭掉了。

很多人都认为地球的灭亡是因为M星的入侵。老师说，其实那个星球的最后一个时代，早已丧失了能够抵抗的能力。

老师说，地球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词，黄昏。巨大的恒星在地面上看起来像是在逐渐下沉，大气层散射的光线瑰丽而灿烂，形成霞光万里。经历过那种壮美之后，很快所有的光亮就会消亡。

格里安在学习地球编年史的最后一课，题目叫《蓝色星球的坠落：黄昏时代》。

格里安读到若干年前那个星球的人们对于黄昏的记述。

“鲜红的落日正在沉入广阔的河面，云层浸染出一整片淋淋的水色，河流铺盖着漫天燃烧的烈烈晚霞。无声翻滚的灿灿云朵和洪流，像悲壮的挽歌在沉默地轰鸣。”

史诗一样壮阔。

贰 无边界的大雨

连着几个月下着末日一样的雨。太阳隐匿在云层里，雨水漫至天际。自上而下侵入的风雨，到达海面和陆地就变成海啸和洪水。世界在摇动，变得歪斜，先是树木，然后是建筑。

到处是倒塌的声音，非常残酷的巨响。琅琅平时喜欢晚风经过窗口，那时候树叶潇潇地起着繁响，河面的水波漾起漂亮的纹路，水声清凌。但现在她非常畏惧风，仿佛它顷刻间就会换上一副狰狞面孔。

琅琅家境富裕，所以琅琅家在亚联盟依旧可以住有树有湖的街区。这个时代自然风光变成不可待价而沽的珍贵遗产，少数人掌握世界，于是少数人住在严禁他人进入的地界，享有仅存的绿意，只有亚联盟、北洲和新独立国才存在寥寥几处。其余的地带都由机械和电子元件构成，集成电路板构筑的城市，深深扎根地下盘根错节的合成金属支撑起世界的脉络。只有在虚拟舱里才能片刻感受到大地的模样。

褚褚家住在应许之地的外围，褚褚唯一可以望见的，和文献记载相符的风光只有天色，太阳的升沉、月球和古老的恒星闪耀在夜空。

但这次的雨水太过强烈，天空本身仿佛也要倾倒。空中电车停运，辅助的人工智能被中止运行，甚至备用能源也被切断供应。人们自以为足够坚固的深入地下的城市的根节——那些附带着各式电路的金属板也被轻易地卷起，在风中飞舞。一夕间回到原始。

褚褚说：“琅琅，雨水到来之后，大厦崩塌。”琅琅在心里固执地认为褚褚是特别的、人文的、甚至可以说是如今这个时代留存不多的诗意的人。

琅琅和褚褚并肩站在避难所透明的合成玻璃墙后，望着外面广阔成汪洋的洪水，只偶然漂流来一小块电子元件。褚褚又说，这种感觉像世界末日一样的洪水来临，只是再没有一艘诺亚方舟。

不知道城市的临时避难所能支撑多久，本应该是很苍凉的场景，琅琅却觉得安宁，在心里想，即使世界再次沉没也没关系。

甚至可以忘掉太阳，即便在天空那永恒的位置上，它已经不出现许久。

叁 最后的黄昏

褚褚向来热衷抽象和象征。他擅长拿昏黄的月亮比拟和琅琅一起度过的时光，因为回想起来都是令人觉得模糊而美丽；拿蝉鸣来记述人们沉溺在虚拟舱中的神情，因为都只存续短暂的瞬间。

在面对最后一个黄昏的时候，他却平铺直叙地描述，使用了接近白描的手法，加上一点褚褚式的修辞，上传到在M星命令下可以最后几小时接通的星际共享网络上。

那个黄昏确实是少有的壮丽辉煌，用来凭吊一个星球的臣服和衰落也足够。

避难所最终支撑到了洪水消退。一切恢复正常，电路重新铺设，空中电车又开始繁忙地运转，一切重回正轨，人们很快就把之前灾难式的天气遗忘，偶尔回想起来也只是从容一笑，带点骄傲和轻蔑的样子：颠覆一切的灾难，所谓的不可抗力，也不过是让人们有点暂时的小麻烦罢了。

M星并不是一个比地球强大的星球，因此向地球宣战的时候，人们并不以为然。但是入侵速度的迅疾和新独立国的节节溃败很快就让人们感到惊慌。似乎地球上的人们已忘记了如何反抗，只能在温习苦难的同时捡拾斗争的勇气，但为时已晚。

褚褚说，那场几乎淹没一切的洪水，可能是我们的星球对我们最后的提醒。

琅琅回答，褚褚，我记得你说过，雨水来后，大厦崩塌。

支撑到最后的亚联盟也最终放弃，向星际空间发布投降通告的时候，M星下令给予地球上所有的人民一个黄昏的时间，可以联通星际共享网络，互相陪伴或者告别。

褚褚和琅琅并肩坐在天台上，看太阳沉沉地落下来。

褚褚花了一点时间记述下此刻的黄昏，让琅琅看了，琅琅说，虽然没有比喻和象征，还是典型的褚褚式的表达。然后他们一起笑起来。

然后互相沉默着，看落日湮没最后一丝光线。

据说M星的那位社会学家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，他说恒星内部燃料用完之际，引力持续压缩，最终在某个时刻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垮，于是迅速坍塌，于是爆炸，于是死亡。M星向地球宣战的时刻，就是选在了它的联盟国们即将被自己的重量压垮的前夕。

肆 格里安

格里安最近反复地读地球编年史。

格里安对老师讲，那么多万年前的惊心动魄，一个星球的灭亡，现在在课本上就是短短的几行，变成一宗星际史上干巴巴的历史事件。没有破釜沉舟，没有背水一战，甚至像个冷笑话。一个繁盛的星球怎么会那么轻易地落败。

老师说，可能是悲哀的事实隐在繁荣的假象之中。

格里安说，但我非常喜欢那几句话。那个星球上的人，一个叫褚褚的人在地球纪年的最后一天上传到星际网络里的，我在星际史资料库里通过翻译软件搜索到了它：

“鲜红的落日正在沉入广阔的河面，漫天燃烧的烈烈晚霞。悲壮的挽歌在沉默地轰鸣。”